

蔡  
骏  
著

他明白，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，  
一个别人梦中的产物。

神在看着你  
新版



作家出版社

# 神在看着你

蔡骏  
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在看着你 / 蔡骏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8  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8616-6

I. ①神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0556 号

## 神在看着你 (新版)

作 者: 蔡 骏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特约编辑: 金马洛 赵 衡

装帧设计: 读蜜传媒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iang@zuojiang.net.cn](mailto:zuojiang@zuojiang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iang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50 千

印 张: 17.25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616-6

定 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引子

爬出坟墓。

他在地底匍匐前行。

黑暗的地下深处，就像每个人出生时都要经过的产道，爬过去就是生命的开始。然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死而复生。除了无边的黑暗，什么都看不到，除了自己的呼吸，什么也都听不到。前方似乎有一双幽幽的眼睛，在黑暗的地下死死盯着他。

忽然，他摸到了什么东西，表面有些光滑也有些杂质，他小心地触摸着这东西，长长的就像一根棍子，似乎是用某种特殊材料做成的，但既不是木头的，也不是金属的，更像是骨头做的。不，这就是骨头。

一根死人的大腿骨！

他颤抖了起来。然而，一个已经恐惧到极点的人，也不会在乎多一点点刺激。他沿着这根骨头向下摸去，很快就摸到了略细一些的小腿骨，再往下是脚板和脚趾的骨头。然后，是另一条腿的骨头。再往上，还有完整的骨盆和脊椎骨，接着是琴弦般的二十四根肋骨，在颈椎骨的上面，则是一个头盖骨。

在头盖骨上，他摸到了一个破碎的小洞。

骨头在说话。

没有人敢倾听骨头的语言，他颤抖着绕开了这具白骨，但刚往前爬了一步，他就摸到了第二副骨架。

地下埋着的两具枯骨静静躺在这里，它们永远都没有能够爬出坟墓。相比之下，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幸运。于是，他继续向前爬去，他将前往一个死者重新分娩的出口。

他见到了幽灵。

我应该从哪里说起呢？这个故事就像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，一切都无始无终，我只能在这个圆形的轨迹上，任意地攫取其中某一点。

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——

对他来说，那个傍晚是致命的。

也许，在许多年以后，不管马达将得到或失去什么，他依然会这么认为。在此之前，他对于自己人生中所必然要经历的这个傍晚尚一无所知。如果那个傍晚他没有出门，而是留在家里看完那场索然无味的足球比赛转播，那么所有那些几乎令他窒息的离奇恐怖的经历，永远都只会存在于希区柯克的电影和斯蒂芬·金的惊悚小说里。

然而那个傍晚，却似乎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。

十九点五十五分，马达关掉了电视机，悬挂在窗前笼子里的那只丑陋的鸟突然发出噪音般刺耳的叫声。那只鸟叫的是那样难听，以至于马达常常想要放掉它。不过，平时在晚上它是从来不叫的。他抬头仰望窗外的天色，夜色已完全笼罩了这座城市，他的鸟却还在一反常态地鸣叫着。它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焦虑，声嘶力竭的鸟鸣声似乎是在对他发出某种警告。该不是要地震了吧？马达嘲讽着对自己说，这座城市至少已经有三百年没有地震过了。

鸟鸣一声声撞击着马达的心，他居然有些疑虑。在思考了三十秒之后，马达拿起他的车钥匙，打开了房门。

十分钟以后，出租汽车司机马达开着他的红色桑塔纳行驶在马路上。雨已经停了，两天来的绵绵细雨使路面还有些潮湿，一向谨慎的马达缓缓地开着车，同时注意着马路边有没有生意可做。现在的出租车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饱和状态，像马达这样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司机总是不停地开着空车到处乱转。上个月的收入少得可怜，连汽油费都得省着点花了，他不能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。

行驶在夜晚的街头，马达总是觉得有一些黑影在路边晃动，好像随时准备撞他的车头上，两年前的那个噩梦又浮现在脑海中。他有些恶心，猛地摇了摇头，也许是这几天熬夜开车太累了。前面的十字路口可以拐弯，他不知道该往哪儿去，在路口犹豫了几秒钟，身后的车子已经催促着鸣喇叭了。马达有些莫名其妙的慌乱，几乎不假思索地把方向盘向右打去，拐进了一条稍微狭窄些的马路，以摆脱后面那些催命鬼似的家伙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男人出现了。

马达是用眼角的余光发现他的，那个男人穿过行道树丛，来到了马路边上，看不清具体的长相，只见一个黑色的影子似乎与夜色纠缠在一起，以至于马达一度把他当作一个幻影。然而所有的幻影终究要变为现实，马达的直觉告诉自己，他似乎是要叫出租车，于是马达停在了他的面前。

他点了点头，拉开了马达的车门，坐在了前排的座位上。

这个时候马达才终于看清了他。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穿着一套非常体面的西装，手里拎着黑色的公文包，乌黑的头发修理得很好，有一双让人难以忘记的眼睛，瞳仁里闪烁着深邃的目光。他以一种独特的沉闷鼻音说：“去安息路。”

“安息路？”马达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马路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，“是在市郊吗？”

“不，一条很小很小的马路，在江边公园的后面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马达点点头，打开了计价器，向前驶去。

几分钟以后，挡风玻璃上出现了一些雨点，又下雨了，马达注意到马路两边的树木开始摇曳起来，这又将是一个风雨之夜。车开得很不顺，几乎每一个路口都能碰上红灯。路面越来越滑，马路两边黑沉沉的，马达有些紧张，尽量小心地开着。渐渐地，车窗被雨点模糊了，他打开了刮雨器。雨又大了一些，水帘从车顶泻下，又被刮雨器打散，不断地划出两道扇形的轨迹。

马达一边开车，一边用余光注视着身边的男人。平时马达不太注意乘客的模样，除非是特别迷人的女乘客，但今天这个男乘客却给马达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尤其是他的眼神。马达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，他看得出这个人似乎显得有些紧张，尽管表面上一直装出一副安然自若的样子。

忽然，男人意识到了马达在偷偷观察他，于是转过头，望着右车窗。马达又把目光对准了前面，到目的地大约还要开十几分钟，于是他打开了收音

机，不断调换着广播电台的频率。他不是那种喜欢和乘客聊天的司机，通常在这种时候，他会用听电台的方式打破车厢内沉闷的气氛。今晚电台里的内容很无聊，当马达调到一个正在播放钢琴音乐的频率时，他身边的男人忽然说话了：“就听这个吧。”

音响里播放的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《秋日私语》，马达觉得这段旋律非常优美，也非常熟悉，只是叫不出曲名。随着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声，桑塔纳行驶在黑夜的马路上，雨水继续冲刷着车窗，刮雨器在马达的眼前来回扫动，他有些放松了。而身边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似乎也不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，他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，转了转头颈，几乎闭起了眼睛，沉浸在音乐里。

终于，马达驶进了江边公园旁的马路，他沿着公园的围墙向前开着。这里的夜晚异常幽静，四周几乎没什么行人和车辆，公园里高大的树木向围墙外伸出茂密的枝丫，几乎擦着马达的车顶。

“该拐弯了。”男人提醒了马达一句。

马达果然发现前面有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，在车灯照射下依稀可以看出写着“安息路”的路牌。马达左转弯拐进了这条他从来没有来过的安息路，接着看了看身边的男人。对方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于是马达继续向前开去。

电台里的钢琴曲仍在继续，马达朝这条马路的两边望去，几乎连一丝灯光都看不到，也没有任何行人和车辆的踪迹，就好像闯进了一个荒废多年的停车场。马达觉得非常奇怪，这种地方还会有人来？而且是下雨的晚上。

“好了，就停在这儿吧。”

马达终于吐出了一口气，停了下来，计价器显示车费为三十二元。

男人略带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零钱。”然后，给了马达一张一百元的钞票。

马达早就准备好了零钱，找给了他：“要发票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你。”

他似乎十分留恋电台里的钢琴曲，现在放的是《直到永远》，接过钱以后，他又在车里足足听了半分钟。马达的脸皮一向很薄，也不好意思赶他走。这首曲子放完以后，他才很有礼貌地对马达说：“不好意思。”

然后，他下了车。

马达看着他很优雅地关好了车门，然后冒着雨向一栋房子跑去。夜雨之

中，马达看不清那栋房子，只觉得那房子有一股阴森之气，看不到任何灯光。

电台里，下一首钢琴曲又响了起来。马达仰头靠在座位上，静静地听着音乐混合雨点击打在车玻璃上的声音，然后，他看了看表，正好是二十一点十五分。

不知道那场足球比赛的比分是多少？马达忽然又想到了出门前刚看到一半的那场沉闷的球赛，便对自己苦笑了一下。

马达一向不喜欢走回头路，于是继续向前开去。向前开了几百米，忽然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墙，车灯照亮了墙上的水泥，在飞溅的雨水中发出一片惨白而刺目的反光。

“糟糕！”马达急忙猛踩刹车，轮胎很滑，在离墙不到一米的地方才停住。他心口怦怦乱跳，趴在方向盘上深呼吸了一下，真没想到这条该死的安息路原来是条断头的死路，怪不得这路名这么晦气。马达又看了看四周，确实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能回头。他关掉了电台，车厢里的音乐声戛然而止，然后缓缓往后，掉转车头，照着来时的路原路返回。

夜雨，越来越大。

马达小心地把着方向盘，注视着前面的路况，夜色一片模糊，刮雨器不停地刷着雨水，但似乎无济于事。当他开到刚才停车下客的地方时，忽然，从雨幕里钻出一个黑影。

当雨中的黑影靠近车子时，马达才借助车灯看清了那个人的轮廓，应该是一个男人，几乎是小跑着、手舞足蹈、跌跌撞撞地直冲向马路。

这家伙疯了吗？

眼看那个人就要撞上车子，马达心口扑通乱跳，再一次猛踩刹车，几乎就在车子停下来的那一刹那，那个人一下子扑到了挡风玻璃上。

天哪，就是他！

马达睁大了恐惧的眼睛，隔着挡风玻璃，还有玻璃上的雨水，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的脸。

现在马达可以确定，扑到车窗上的，就是刚才坐着自己的出租车来到这个里的这个男人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此刻他浑身是血。

这些鲜血与马达的车子无关，而是来自他身上的那一道道深深的锐器伤口。隔着挡风玻璃，他正睁大眼睛，以那种奇特的目光看着马达。刮雨器打



在他的脸上，使他那令人记忆深刻的脸庞扭曲成一团。

此刻，马达能清楚地听到自己上下牙齿互相打架的声音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过。

那个男人似乎有话要说，不断嚅动着因为失血而变得惨白的嘴唇，他带血的手重重地拍在车窗上，在玻璃上留下了几道血手印子，转眼又被雨水冲刷，血水和雨水汇聚在一起，再被刮雨器刷掉。

马达手忙脚乱地摇下了左侧的车窗，雨水立刻打在马达的脸上，与此同时，那个男人立刻把头从挡风玻璃上扭到了敞开的车窗边。

他要干什么？马达想问，却突然紧张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那个男人几乎把惨白的脸伸进了车厢，与马达的脸只隔十几厘米。现在，他用那种垂死者特有的眼神看着马达，显然，他快不行了。

“记住……”那个男人突然说话了，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，就像是临终遗嘱。

马达不知道怎样回答，只能点了点头。

“神在看着你！”

这五个字，几乎是一字一顿，清晰而有力，从垂死的他的口中吐出。

马达完全被震住了，什么意思？神在看着我？莫名其妙。不过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他，当马达刚要把后车门打开让他进来时，他已经向后倒了下去。

马达冒着雨，把头伸出车外，看到那个男人已经仰面倒在了马路边上。也许应该把他救到车里来，马达刚要下车，忽然发现又一个黑影冲出雨幕，向他的车子飞快地扑来。

该死的！马达下意识地感觉到，那个人影所包含的一股腾腾杀气，甚至一瞬间，他似乎还能在那人影中模糊地看见一道寒光闪过。

那是凶器？

马达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人，周围地面上的雨水几乎已经被他的鲜血染红了。仅仅几分钟以前，他还坐在马达的出租车上，闭着眼睛享受着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。

冰凉的雨水如刀子一般打在马达的脸上，他一下子冷静了许多，脑海里瞬间掠过了许多不相干的思绪。“来者不善，我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！”他这样想着，时间已不允许他再考虑什么，那个黑影几乎就要摸到他的车了。马达猛地踩动油门，车子飞一般向前启动，四个轮子溅起无数水花，他什么

都顾不了了，只想摆脱那个魔鬼的影子。

几乎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，马达就开出了几百米，离开了这条该死的安息路。雨水继续打在他的脸上，他向右转弯，沿着公园旁边又开出了几百米。

马达回头望了望，后面除了雨幕以外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可怕的影子没有追上来，他停了下来，并摇起了车窗。他不停地喘着粗气，把头伏在方向盘上，这时车喇叭响了起来，原来他的头碰到了按钮。

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男人死吗？马达想，那个人还躺在地上，雨水冲刷着他，他在流血，不断地流血，也许，他会很疼的。

“废话，他当然会很疼。”

马达终于说出话来了。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方向盘，又一次掉转车头，向安息路驶去。这一次，他要向自己证明——我马达并不是懦夫！

这回他开得小心翼翼，尽管雨越下越大，刮雨器每次刷水，都会飞溅起一片水花。视线里一片模糊，他尽可能地观察四周，脑子里闪过许多东西，只感到自己在不停地发抖，那个男人垂死的眼神似乎一直在他眼前，最后那句话在他耳边重复着，呼唤着他回去。

“朋友，但愿你还活着。”马达握着方向盘，轻声地说。

他终于开到了那个地方，从几十米外那栋房子的黑影，他确定刚才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。车灯照射着前方，就是刚才那个男人倒地的位置。

然而，地上没有人。

马达又抹了抹眼睛，擦去刚才积在脸上的雨水，还是没有人。那个男人（或者说是那具尸体）到哪里去了？他又向四周望了望，那个可怕的黑影似乎也不存在了。马达壮着胆子下了车，在黑夜的大雨中走了几步，马路上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他和他的车以外。

现在马达已经浑身湿透，就像是被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。他茫然地看着四周，不敢再向马路边上走了，对他来说，那雨中摇晃的树影实在太可怕了。在瓢泼大雨的冲刷下，地上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，一切都被大雨洗得干干净净。雨水真是犯罪的好帮手啊，谁会相信几分钟前这里发生过凶杀案？

马达打了一个冷战，回到了车子里，顾不得湿透了的身体，今夜第三次掉转车头，向后疾驶而去。

刚刚开出几十米，路边的树丛里又弹出一个黑色的影子。马达几乎要崩溃了，他又猛踩刹车，雨水飞溅起来，在雨幕里，他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

撞到了车上，又倒了下去。

马达立刻冲出了车子，在车前灯的照耀下，他看到一个人正倒在他的车前。

两年前的那一幕又涌现到了他的眼前。马达像被什么电到了一样，一阵颤抖。雨水打在他的脸上，愣了几秒钟以后，他冲上去扶起了那个人。

那是一个女人。

从马达触摸到她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感觉到了。马达小心地把她搀扶起来，看来她并无大碍，还能自己走路。雨声太大了，掩盖了一切声音，马达甚至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，直到把她扶进了车子的后排座位上。

马达打开了车里的灯，车内灯照亮了她的脸。

“上帝啊！”马达轻轻地对自己说，“是她吗？”

但是，理智和常识告诉他，这绝对不可能。

然而，真的太像了。马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仔细地看这张虽然苍白但依旧迷人的脸庞。雨水覆盖了她的脸，柔顺的发丝紧贴着额头，她闭着眼睛，胸口不停地起伏着，但马达相信她没有受伤。

“你没事的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”马达轻声地安慰着她，然后回到驾驶座，关掉车内灯，向最近的医院疾驰而去。

马达抓紧方向盘，盯着眼前的马路。很快，他就离开了公园边的马路，来到了一条热闹的马路上。但此刻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，这个夜晚发生了太多离奇的事情，他根本来不及理清头绪。

忽然，后座上传来了一阵柔和的女声：“谢谢你，我没有事，不用去医院了。”

马达心里一颤，他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已经坐了起来，黑暗中一双美丽的眼睛在对他眨着。看来她真的问题不大，至少能够从容不迫地说话了。

但马达依然说：“不，我们去医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

“你没有任何责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撞到你车头的时候，你差不多已经停下来了，我只是倒在了地上而已，我没有被撞伤。”她轻声地说道，没有丝毫的慌张。

“可是——”马达还想坚持，他的脑子里又浮现起了那张美丽而苍白的脸。

“不，相信我。”她把手放到前排座位上，隔着防盗板对马达说，“如

果你实在要帮我，那就送我回家吧。”

马达犹豫了片刻，车外大雨依旧，他看着刮雨器的扇形轨迹说：“你真的没事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骗你？”

马达从后视镜看着她的眼睛，不得不相信她的话。浑身是水的她似乎很冷，双手紧紧抱着肩膀。

马达问她：“告诉我，你家在哪里？”

但身后却是一阵沉默，马达关心地催促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她迅速地回答，然后说出一个地址，离他们所在的位置并不远。

马达不再说话，朝着那个地址疾驰而去。

十几分钟以后，他的车停在了一条幽静的马路边的小楼前。下车前，马达看了看表，二十一点五十五分。打开车门，雨比刚才小了一些，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始终都没有干过。

她打开车门下了车，湿漉漉的身体还在发抖。她回过头说：“能送我上去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马达觉得这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
他大胆地扶着她，能感觉到她浑身冰冷。他们走进了那栋小小的楼房，走上狭窄的楼梯，楼板发出可怕的声音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坍塌。来到三楼，她领着马达走进了一间屋子。

开了灯以后，马达发现这个房间很小，最多只有十平方米，呈长条形，只有一个不大的窗户。由于空间所限，房间里只有一张窄床，床的另一头有一台电脑，近门处还有一台冰箱，此外只剩下一个柜子和一把椅子。

现在，她的脸和身体完全暴露在室内的灯光下，可以看得更清楚了。她也意识到了自己曾经倒在地上，衣服已经湿透了，手上和腿上都有一些瘀青，有的地方还擦破了皮，露出几丝殷红的血迹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马达也有些不安，不敢看她。

她低声地说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马达礼节性地笑了笑。他又看了看她狼狈的样子，小心地说：“为什么要去安息路那种地方？为什么要从路边急着冲出来？太危险了，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这件事与你无关。”她抿着嘴唇说。从她犹豫的眼神里，马达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事情不方便说出来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请先等我片刻好吗？”

马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

她打开了一扇小门，原来这小小的房间里还套着一个卫生间，她走了进去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马达听到了水龙头放水和热水器燃烧的声音。对啊，她应该洗一洗了，再换身衣服，否则一定会着凉的。这时候，马达也感到一阵寒意，湿透了的衣服还贴在身上，他只能脱下衬衫，穿着背心在这斗室里局促不安地踱步。抬起头，看着天花板，顶上已经有些霉烂了，一些石灰剥落了下来。他走到窗边，向外看了看，外面是围墙和树丛，一些雨丝吹了进来，他匆匆地关上了窗。

此刻，马达的心里乱成了一团，似乎刚刚过去的只是场噩梦，而自己如何会在这里却不得而知。看着这个陌生女人的房间，他细细回想着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样可怕的奇遇只有在《聊斋志异》里才会发生。卫生间里的水声越来越大，马达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。这是暧昧的水声，马达突然想到了逃跑，他走到门前，又犹豫了。

突然，卫生间的门开了，她走了出来，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睡衣，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她的头发还是湿的，冒着热气。她的脸色也不再像刚才那样苍白了，一双生动的眼睛正看着他。马达应该承认，她确实很迷人，这使他更加不安了，他意识到自己上身只穿着背心。

马达指了指她身上的瘀青和伤痕说：“你身上这些，要紧吗？”

“只是摔倒时擦伤的，没事的。”

“有没有护创膏和红药水？”

她点点头，从一个抽屉里取出这些东西。马达接过护创膏，轻声说：“把腿给我。”

然后，马达小心翼翼地蹲下来，把护创膏贴在了她小腿上擦伤的地方。

她任由马达在她的腿上和手臂上涂抹药水，闭起眼睛，做着深呼吸，感觉似乎好多了。

“你真会照料人。”她称赞道。

马达低着头，一边在她的腿上涂药水一边说：“其实，我连我自己都不

会照料呢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已经很久、很久都没有人对我这样关心了。”她又轻轻地吐出一口长气，让马达微微一颤。

“好了。”马达站了起来，披起衬衫对她说，“我想你已经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不，现在你应该先洗个澡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他还从来没有在陌生女人的家里洗过澡。不过，当一个人浑身湿透开了几十分钟的车之后，他最渴望的事情只能是一件——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。

“别不好意思，你看你都湿透了。”她微微一笑了笑，“其实，是你救了我，我应该报答你。这里虽然小了点，但很干净，快进去吧。”

马达无法抗拒她。终于，他服从了，小心地走进了卫生间。

确实很干净，就和普通人家一样，小小的卫生间里还弥漫着一种热腾腾的水蒸气。就在几分钟之前，她还在这里洗澡。

马达打开了水龙头，莲蓬头里很快就喷出了热水。尽管卫生间里看不到任何肮脏的东西，就连浴缸都被冲得干干净净，但他还是用热水冲洗了一下浴缸，平时他可没有那么讲究。然后，他脱下衣服，舒展着疲倦的身体来到了浴缸里。

十分钟以后，马达擦干了身体，背心依然是湿的，但他还是穿上了。他小心地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却发现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。

她去哪儿了？

房间就这么点大，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空间。马达打开了房门，朝外面黑暗的楼道里望了望，又缩了回来。刚洗完澡，总有一股浓重的睡意，而且今天晚上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也许，她很快就会回来了，如果现在离开这里是很没礼貌的。于是，马达决定等她回来。他在床上坐了很久，默默地听着雨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，但始终都没有等到她。时间已经是十二点了，他越来越困，渐渐支撑不住，最后倒在了床上。

这张舒适的床，仿佛是柔软的沼泽，召唤着疲惫的人们。渐渐地，马达陷入了这沼泽之中，被这张床包裹了起来，坠入了无底深渊。在那里，谁都看不到他，他只能蜷缩着身体，就像是回到了母腹中的胎儿，被羊水包裹着全身，静静地隐遁起来。

“知道吗？我的股票资金卡就是在这家证券公司办的。”

“嗯。”叶萧点了点头，“我对股票不感兴趣。”

然后，他抬起头，看着大堂里的指示牌，从二十九层到最高的三十二层，全都是天下证券公司的办公区。

他们来到电梯前，郑重的新皮鞋踩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，再加上高高的个子特别显眼，一走进写字楼大堂就吸引了前台小姐的目光。相比之下，一身便服的叶萧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。

电梯门打开了，他们走了进去，里面没有人。电梯快速地上升，叶萧心里一沉，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不过，这使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案子没有刚才想象的那样轻松。

郑重靠在后面说：“我猜，那个叫周……什么的总经理……”

“周子全。”叶萧说出了那个名字。

“对，我猜这个周子全说不准根本就没事儿，只不过是陪着情人去外地玩了，一时间圆不了谎，索性就一声不响地走了。说不定啊，现在他和他的秘密情人正在海南岛或者泰国的沙滩上晒太阳呢。”

叶萧微微笑了一下：“你很有经验嘛。”

“哼，现在这种当总经理的人，都是这种货色，我们办过的案子里见得多了。我敢打赌，三天之内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然后编出一个意外事故，说是出了车祸或者是遇了强盗之类的，又要我们忙活了。”郑重说得有些咬牙切齿，看来他过去办过这种无聊的案子。

电梯清脆地响了一声，他们到了。郑重走在前面，往上几个楼层全都是天下证券公司的办公区域，迎面就见到了布置豪华的前台，一个巨大的孔方兄图案几乎占据了整面墙，这大概就是企业标志了。郑重在叶萧的耳边沮丧

地轻声说道：“我已经半年多没去证交所了，差不多一年的工资全套在里面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你们股民的钱都给他们券商掏空了是吧？”

郑重拍了拍叶萧的肩膀，然后又一脸严肃地看着前面——早就有人在等着他们了。

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瘦长的脸上嵌着一双与脸不相称的大眼睛，他的身上收拾得一尘不染，让眼前的两个警官都相形见绌。他很有礼貌地向郑重伸出了手，自我介绍道：“你们好，我是这里的副总经理，罗新城。”

郑重和他握了下手：“我是郑重，这位是我的同事叶萧。”

“罗经理，我们已经在电话里谈过了，”叶萧淡淡地说，“请问昨天最后见到周子全的人是谁？”

“好的，请到会客室里坐下来谈。”罗新城转身对后面的人说，“叫桑小云过来一下。”

罗新城带着他们转过一条走廊，进入一间装修精致的房间，等郑重和叶萧坐下之后，罗新城说：“最后见到总经理的是他的秘书桑小云。她马上就来，请稍候。”

叶萧不想多等，抢先发问：“周子全平时有过这种情况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过。总经理应该早上九点上班的，到十点他都没来。我们打他手机，无法接通。我们又往他家里打电话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过家。”

郑重看了看表说：“罗总，现在是下午一点半，只不过是半天没来上班，你认为他会出事吗？”

罗新城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：“我不认为他会开这种玩笑。”

忽然，门被推开了。

“罗总，有事吗？”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，身材小巧玲珑，一头卷曲长发立刻吸引了郑重的目光。

“她就是总经理的秘书桑小云。”

桑小云看了看郑重和叶萧，立刻就明白了。她有些挑衅地看着郑重，径直就说：“我是最后和周总说话的人。”

“什么时间？”

“昨天下午五点钟下班的时候，我和周总一起坐电梯下楼。走出写字楼



以后，我问他今天有没有开车，他说他的感冒还没好，不方便开车。他说他可以坐地铁回去。正好我也坐地铁，所以我们一起走进了地铁站。昨天那个时候地铁里的人很多，他说他不喜欢拥挤，所以就先到地铁里的一家书店看书。”

“是季节书店吧？”叶萧问。

桑小云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那家书店很好，我偶尔会去那里买书。你继续说吧。”

“我跟着周总走进季节书店，他走到音乐方面的书架前看书，我去看文学书了。我只是随便翻了翻，并没有买书的打算。只有几分钟的工夫，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周总不见了。我在书店找了他一会儿，始终见不到他的踪影。我当时想，他可能是突然接到什么重要的电话，来不及向我道别就走了吧。”桑小云又摇了摇头，“我实在没想到，昨晚他居然没有回家。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”

“你认为他会出事吗？”叶萧问。

桑小云看了罗新城一眼，然后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总觉得他最近有些奇怪。”

“你刚才说他因为感冒而没有开车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已经感冒两个多星期了，鼻子一直塞着，这从他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来。他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2000 型轿车，他说感冒了就会不停地关心鼻子，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，所以，他从感冒的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开过车。”

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感冒了两个多星期都没好？去看过病吗？”

罗新城主动回答道：“确实很反常。他说他去过好几次医院了，但一直查不出病因。我们劝他既然如此就请几天病假吧，可是他不愿意，坚持每天上班。总之，现在他失踪了，公司里很担心。”

“谢谢你，桑小姐，也许我们还会需要你提供帮助。”叶萧微笑着说。

“没关系。”她的声音很迷人。

“请等一等。”郑重掏出了名片，交给桑小云，“我叫郑重，他叫叶萧，想起什么事来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好了，郑重，今天下午你就留在这里继续调查一下有关周子全的情况吧。”

郑重看着桑小云，微微一笑，嘴巴里却在对叶萧说：“那你去哪儿？”